



學員專區

法庭側寫：父母與孩子、先生和妻子， 以及一塊牛肉的故事數則

第54期學習司法官 余佳恩

媽咪不要哭：少年法庭的年少時光

新店的學官室有大片窗戶，採光佳，視野俯瞰對面的國中，隔著一排行道樹，孩子們操場上的笑聲自樹葉間的縫隙傳來，一串串音符隔著窗、隔著一排樹，聽起來有些遙遠，逐漸模糊。

或許，就像法院裡這些孩子們的記憶一樣，上一次無憂無慮的嘻笑叫鬧是什麼時候呢？記憶早已像夢遊的軀殼，漫無目的飄盪到遙遠模糊的方向。我回想著今天看見的每一對母子、父女、父子，與母女，每一對，他們的生活都像一只垃圾桶，在悲慘世界的場景中最骯髒、陰暗、發臭角落的那一只垃圾桶，塞滿貧窮的嘔吐物、低賤的廢棄品，彷彿世界的不幸再也無處可去，只能搶著在他們的生命裡落腳。

我覺得好難受，不在於對不幸的同情與對犯罪的厭惡，而是對自己此時此刻的身分感到唾棄與作嘔，我們如何能夠在這些家長面前斥責他們教導無方？又有什麼立場指著孩子們數落教誨？梅花因為冷冽中的盛開而美麗，我們只是一叢叢栽種在溫室裡的養殖花卉，如何能體會病懨懨的植株在風中受凍，卻遲遲未能開花的痛苦？如何告訴它該怎麼遵從醫囑才能夠開成一樹雪白？然而，卻是在溫室裡被栽培的我們，才能因為生長的美麗動人而得到掌聲。

此外，令人迷惘的還有社會對於成功的定義。孩子決定回學校，少年保護官告訴他，既然決定回學校了，那麼最重要的就是顧好成績；孩子期末考名次進步，保護官告訴他，這是付出就有收穫的道理。成績好、有錢、有地位是成功的三種定義，不出亂子、不給社會添麻煩，就是法院管不到的乖孩子，孩子們接收到的教育都太過具體而狹隘了，社會要孩子們選擇一樣工作以求溫飽，卻沒有機會讓孩子選擇他的興趣，社會要孩子賺錢以自食其力，卻沒辦法接受沒有錢的快樂可能也是一種回饋。如果孩子已經選擇了烹飪或修車，為什麼還得告訴他要重視成績？如果他的成長經驗總是付

出而沒有收穫，僅僅因為一次的期末考就告訴他「付出就會有收穫」這樣的俗諺，那麼他該如何面對過往與今後仍不可避免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？

少年貧困流離卻仍然在社會耀眼發光的故事時有所聞，然而這樣的故事，還得再扣除「遇上貴人」、「遇上時機」、「遇上環境」這些造就天時地利人和的要素，大多數的孩子從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人生，說他不夠努力嗎？即使生長在完整美好家庭的人，都免不了生命中的挫敗，對顛沛流離的孩子苛責他的不夠努力，未免過於強求。

慶幸我坐在角落，今天，一位媽媽看著孩子被法警帶走，崩潰決堤，我也止不住眼淚，是一個小女孩，年紀真的很小，個子也小小的，一開口仍是濃濃的童音，但超齡的打扮吸引每一個人的目光，一頭烏黑長髮燙成波浪大捲，沒有鏡片的黑框眼鏡增添一絲知性，長版風衣遮住短裙，細長白皙的腿踩著一雙十公分高的鞋，就這樣雙手放在風衣口袋，小碎步一踏一踏的跟著法警走了，留下哭泣的母親。一開始是偷竊，被抓來法院送給保護官保護管束，幾次沒有按時報到，就再被抓去觀察五天。

類似的理由這樣被抓去觀察五天的孩子有好幾個，有個孩子酷酷的，法官問什麼都承認，頭也不回地跟著法警離開，有個孩子看起來活潑頑皮，法官問媽媽兒子平常有沒有幫忙賣菜，媽媽靦腆又無奈的笑說哎呀也沒什麼幫忙，兒子跟著法警離開時，還轉頭笑著跟媽媽說掰掰，好像只是去一趟愉快的五天畢旅。有些爸媽坐在與孩子一段距離的位子，彷彿想離這一淌混水越遠越好，有的爸媽保護孩子央求法官再給一次機會，有的爸媽知道孩子無法管，希望國家接手，有的爸媽痛心疾首，跟孩子說你再吸毒就關到老吧。即使不幸的家庭也還有程度之分，過動兒的孩子生在低收入戶家庭，成了要零用錢不成就打父母的壞孩子，亞斯伯格症的孩子生在社經地位高的人家，則是送到美國唸書的資優生。

偷偷抹去眼淚後回到辦公室，操場上的孩子們正興高采烈的打全場籃球賽，有些孩子在樹蔭下聊天，有些在球場邊吶喊，今天早上經過這所學校圍牆時，看到紅色布條慶賀著幾個人名配上幾所優秀的學校，前一日下班時，聽到一群這所學校的孩子們正對彼此大聲罵著三字經，每一個孩子都有截然不同的背景和命運，也有難以捉摸的性格和未來。天空好藍，幾朵白雲在漂浮，一隻白色不知名的飛鳥圓弧飛行過天際，車子靜止在紅燈前，樹影隨風搖曳，無憂無慮的笑聲依舊在操場上響亮，如果，生命可以似這笑聲永遠的清澈天真多好……想起昨天看的一份執行卷中，孩子胖胖圓圓的字跡工工整整寫著：「我想一直打遊戲打到世界冠軍」，最近的煩惱則寫：「沒有錢買遊戲點數卡」，眼角再次酸酸的，嘴角卻禁不住上揚，如果可以，就一起讓這個夢想成真，好嗎？



親愛媽咪¹：家事庭孩子的眼淚

看到媽媽站在法庭的對面，縱然盯著她的臉瞧，我仍然無法切實感受到，我們之間相同血緣的連結性。時間真的經過太久，面對這陌生的臉孔，連媽媽兩字我都很難說出口。三十多年前的往事，掙扎著浮出腦海。我不願回想，但那記憶宛如利刃，筆直在肌膚上切割出一道泛血的傷口。船與大海對很多人來說是充滿憧憬的意象，但我卻恨死那霸佔爸爸幾乎所有時間的船舶。除夕夜總是缺席的他，對這個家還有媽媽都虧欠太多。那個年紀，我不知道錢究竟是多麼重要，值得用所有的東西去換。薄薄的房間隔板，失眠的夜我側耳聽著客廳的細微聲響，踩踏在粗木地上的軋軋聲，就算一點點，也竄到我耳裡聽得一清二楚，只是，我分不清楚那是不是從我眼底疲憊的夢裡傳來的。弟弟問我，爸爸什麼時候回來，還有媽媽到底跑去哪裡，我總沒能回答，他們還不知道，很多問題的答案你只能自己找，沒有人會告訴你的。

偶爾聽的見附近中學的鐘聲，在夏日的午後悶悶地傳來，知道那是五點二十分的下課鐘，提早收好書包的人，會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在門口等待的親人，每個人都笑著，迎接那美好的放學時刻。紅磚道旁的那幾棵老樹，總是製造出我們掃不完的落葉，那是我上學時光裡僅存的印象。我告訴小希利²，你們要好好讀書，姐姐的犧牲才會值得。而我的童年所失去的，最終會不會換來希利他們的未來，今日站在法庭上的時候我還是沒有明白。

希利是聰明的孩子，從他小的時候我就明白這點，不管怎麼說，他是一定要把書好好唸完的。在文憑主義的社會裡，學歷雖不能保證什麼，但若沒有它，要想在主流社會立足是不可能的。打工的那些日子，讓我更認清現實的苦楚，沒有人會對不願努力的人伸出援手，而這已不是有努力就會有回報的學校生活，只要死背書上的內容就好。我精準地盤算每一份薪水，該如何維繫家庭的支出，艱難的生活是日復一日的輪迴，看不到盡頭，像飄浮在海上失去動力的船隻，被蔚藍地大海包圍，窮盡目光沒有捕捉到希望。我痛恨這個家，但我無處可去。爸爸在媽媽離開以後，對酒精無止盡地依賴，錢是越來越少拿回家，沉默寡言的他，早已不是以前那個會細心教導我們功課的和藹父親，原來人可以有這麼多的改變。於這個家他已然是突兀的存在，希利開始躲避他的目光，在我的要求下繼續專注在課業上。我們的哀傷置於陽光照射不到的角落，腐敗著。

1 本文名稱借自Xavier Dolan於2014年的電影親愛媽咪（Mommy），但與該電影內容並無直接關聯。

2 名字借用Jean-Pierre Dardenne, Luc Dardenne於2012年的電影騎單車的男孩（Le gamin au vélo）裡那個被父親拋棄而躁動不安的小男孩Cyril Catoul。

我不知道希利是否曾經想起母親。

陽光燦爛的日子，我和希利他們來到新店的家事法庭，為的是我們告母親的案子。法院是格局方正的建築，像所有不具特色的台灣建築物那樣，略顯狹窄的門口吞吐著人群。來時的火車上，我想著該以怎樣的心境來跟母親碰面，歲月已經徹底將我們分隔，距離可以被彌補，但我們也許無法原諒彼此。親情是無法選擇的，天生的羈絆，但每個家庭各自的不幸，不會被看見，只有身陷其中者會明白。從窗戶的倒影看見希利憂傷的神情，當初要不要這樣做，我們也爭執過，他說既然我們經濟也不算太差，這事何苦要爭到底，何不就這樣算了，放下罷。我說：這並不是錢的問題，而是價值上我沒辦法接受，我們還要去養拋棄我們的母親，即便她有什麼理由。那麼多年，放下總是最難的。

法官看著卷宗裡關於那位母親病情的記載，被化約成醫生所記述的幾行專業醫學術語，俗稱的精神病患者，在沒有親眼看到她之前，真實的模樣難以接近，在想像的邊緣地帶，隱約感覺得出當年那個家庭的情形，外出跑船的父親與精神狀態不穩的母親，幾個孩子的童年，會是怎樣的光景構築而成。在他們學會如何與這世界打交道以前，現實將會逐步逼使他們成長，在那種痛苦裡慢慢地看清楚人性的虛偽面，我常以為這社會的善的面向是非常表面的，只在光明下作用著，希望這僅是我不成熟的偏見罷了。久別重逢，孩子們是否依然為過去的悲傷記憶怪罪於母親呢，那些被時間淹沒的，無法重來的珍貴時光，即便現在如何努力，連一點碎片也將撿拾不著。我們只能不斷往前進而已。

在提出這樣的主張後，我不只一次想過，我有沒有辦法親自在面對媽媽的時候說出這些話呢。但人總是為自己而活的，對現在的我和希利他們來說，當年的傷仍在意想不到時隱隱作痛，像被鑽牙的痛，來得突然而猝不及防。我以文字在訴狀上說明那種感受，短短幾行要寫好幾個小時，斟酌文字的重量和可能形成的感受，我到底還會不會顧慮她的想法呢，又或者看到她垂垂老矣的身形時，就只剩寬容與諒解呢，思緒被法警的呼喊聲打斷。希利在走廊那頭抽菸，他原本也是希望不要提出這樁訴訟的，他打從心底徹底原諒母親了嗎，我真的不曉得。

庭訊準時在十點開始，晴朗的天空被隔絕在法庭大樓之外，室內的制式燈光照向各個角落，彷彿要讓真相無所遁形，很多故事在這裡被揭開，卻不見得都能尋到解決的方法。法官例行性地問完聲請人方的姓名及住址，轉向相對人詢問，卻看見那位母親略帶恐懼的表情，臉上充滿疑惑，好不容易在社工的引導協助下，說出自己的名字，地址於她是陌生的，好像這整個世界都很陌生。前來法庭幫忙的是一位男性社



工，看上去約有50多歲年紀，老練地坐在她身旁，他被歲月攀爬過的臉龐及黝黑的皮膚，與一般刻板印象裡的社工形象相去甚遠。

法官接著俐落地向聲請人這方發問：聲請人你們的聲請意旨是什麼？書狀寫的那樣嗎？有沒有要補充的內容？我說：大致上就像聲請狀所寫的，我們希望免除對於母親的扶養義務，我們三十多年沒有看到媽媽了。這句話有如千斤重，直挺挺地壓在母親的身上。她臉上依舊沒有任何表情。只見社工在她耳邊低語，如何能以最淺白的話語來描述眼前的狀況讓她理解呢。法官再問這位母親：太太，你聽得見我說話嗎，你記得站在你對面的人是誰嗎？你有沒有孩子？沉默在法庭裡好像傳染病似的感染每個人，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。法官也沉默著，讓短促的幾秒彷彿空洞的數個小時那樣漫長。母親終於抬起頭來，略顯無神的雙眼望向前方，她說：「我有好幾個孩子。但是他們都被殺死了」。

法庭裡的每個人都有秩序地待在屬於他們的位置上。法官納悶著，想起那張醫師記載的病情說明，從她口中吐出的話語是否與疾病有關呢。這麼多年沒見，母親卻說她沒有孩子，對希利和大姊來說，該是如何難堪而悲傷的一刻，不論那是因為什麼原因。他們倆不安地拿著手上的筆在紙上抄寫著，試著排遣這突來的情狀，「媽，你還認得我嗎，我是希利。」他顧不得法官沒有問他話，終而忍不住開口，對著母親這麼說道。法官沒有打斷他，然而，母親沒有任何反應，嘴裡仍然重複著那句，都被殺死了、都被殺死了。人的過去究竟能不能輕易的切斷，再與未來沒有任何關聯呢。他們事先已看過卷裡的內容，對於母親的情況也大抵有所瞭解，但他們沒有選擇撤回起訴，仍站在這裡，在最不適合作為母子相聚的場所，跟母親重逢。我們無法輕易用道德來評斷一回事，法官想著，那些冰冷的邏輯教育，擺在現實的經驗底下，是否要臣服於人情世故的常情呢。法律永遠是最低程度的道德要求，法律要求父母對孩子負有扶養的義務，當父母老了，沒辦法維持自己的生活，也同樣要求孩子要扶養父母。不只在父母子女之間，甚至兄弟姐妹間都是互相要負擔扶養義務的。但在例外的情況下，如果自己因為負擔這樣的義務而沒有辦法維持生活時，是可以被免除的。若是有一些特殊的情事，像是故意虐待、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上、精神上不法侵害的行為，或對於要扶養的人沒有正當理由卻未盡扶養義務，這時還要負擔扶養義務會顯失公平的話，則可以向法院請求減輕義務，若到達情節重大的程度時，甚至可能完全免除掉這個義務。

當親情化為法律的義務，被記載在書狀上面時，就完全是另外一種面貌，那是你無法辨識，也不願直視的型態，開展在法庭上，就是無情地關於法律要件的攻防，能

掌握每個點證據的提出，就有更多可能換到勝訴的那紙判決。我和希利打從心底期望能免除這樣的義務嗎，我們沒有問過自己，免除代表的是，母親與我們將再無關聯了，那藉由金錢築構出來的義務，仍能充當聯繫的管道，不至於完全讓我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成為空白，儘管那已經空白了數十年，用音速也追不回的時光。

秋日，濃烈的夕陽吞噬著山的邊緣，接到那通療養院打來的電話，請我們幫忙支付安置的費用，我在電話前沉默良久，無法輕易答腔。這樣的金額對於我們而言，並不是經濟上難以承受之重，只是在跨越心理上那個結以前，答應意味對往事的想望已不再困難，拾起時不再感到悲傷。要跟那段過去和解並不簡單，隱隱作痛的傷，總在意想不到時糾纏不已，在日後建立家庭關係時，要給孩子最好的家庭，不願他承受我所經歷過的，這是自己作為母親的許諾。

法院依照我們的聲請，同意傳喚幾位當年的鄰居或親戚作為證人，來說明母親棄我們於不顧的往事。他們在法庭上說起那幾十年前的事，那輪廓已然模糊，好像上輩子的故事那般遙遠。他們提到，我和希利被寄養的時候，母親從未回來過，也沒有付過任何我們的生活費。打從那時開始，她在我們的生命裡缺席了。

法律上規定，被告缺席時原則上法院不能審判，不能定他的罪，那母親缺席時，孩子能審判母親嗎，能定母親的罪嗎，如果有罪，又是什麼罪？罪如果可以贖，但再怎麼贖罪，都無法償付童年裡最孤寂的那時刻。我看著母親的臉龐，對於這些話，她沒有任何情緒的反應，只是漠然，一如往常般漠然，彷彿這些事於她毫無關聯。她會想起當年的種種嗎？傷疤在原地，侵蝕著皮膚表面，等待褪去後重新生長的契機。我看不透侵襲她的疾病，究竟是怎樣讓她丟失過往的所有，她會感到痛苦嗎，瘦小的身軀及細長的四肢，承受得住人生裡最無常的變化嗎，如果可以選擇，她會選擇記起我們嗎，未曾問出口也得不到答案的問題，迴盪在幽暗的法庭角落，像那甚少使用的法槌那般，蒙上厚厚的灰塵。

我們沒有證據要繼續請求調查，我回答法官的問題。我們仍然要請求免除對於母親的扶養義務，請法院准許我們的請求，我這麼回答。我轉頭望向希利，依稀看到他眼角打轉的淚水。親愛媽咪的最後，黛安娜經過幾番掙扎後，選擇將具有過動暴力傾向的兒子史提夫送到醫院，鏡頭在醫院的停車場捕捉她絕望的神情。不知道母親當年離開我們的時候，是不是也懷著一絲絲的絕望呢。



銀色指環：「解剖」學習的感觸，以及另一位父親

「一場生命從有到無，又從無至有的過程，膚肉裡有些微微的痛楚。這是真的嗎？是幻覺，亦或是你當場觀臨的切膚之痛？但死人哪裡會痛。不過都是你的想像罷了，你對於肉身仍是一種執念。但你竟有些甚麼從內部裡悄悄融解，並感到一股暖流。死亡所給你的暖流。他們在草原上奔跑，在帳棚裡打酥油茶，在寺院前磕頭，然後回到這裡，死亡。」

噶嘛呢叭咪吽，無常的輪轉。當這場儀式結束，沒有任何人應該感到哀傷嗎？該如何悼念充塞在大氣中那久久不散的魂靈呢？也許對西藏人來說，死亡並非生命的終結，而是預示新生命的開始，所以他們才能無眷無顧地捨下死後的大體，進入自然鍊的循環，這種方式似乎更完滿實踐了用肉身作為佈施的精神。

塵歸塵，土歸土，接受天葬的人歸於天，有空翱翔。萬物息息相關，從可見到不可見，從生至死，從破碎到完整。

你突然多少有點領悟了那肉體最終的消逝，不過是轉換一種形式，重新演現在人間，激起一種超越肉體層次的神喻。那滿山滿天活躍躍的鷹鷲身上，此刻都帶著獻身者的一部分，獻身者無所不在。鷹鷲是家人。一個結束扣連著無數的開端，鷹鷲展翅所劃開的天際，是創傷後的縫合，黑暗強制再生的光明。

那是生命赤裸裸的示展，從有到無，又從無至有，你正面對一個踟躕的分界點。你的肉還是溫的，身骨還是硬的，你去思索輪迴，而輪迴留下了你，留下的人，是為了一份完整的體會。然而，眼前的天空祇是亮晃晃的有些暈眩。」

（之十六〈直貢梯寺的天葬〉《轉山：邊境流浪者》／謝旺霖）

爸，今天早上接到刑警打來的電話，我正在前往台北的高鐵上，上一次來台北是半年前的事了，那次我和小盧一起上來的，小盧說，這一筆錢他存了好久，一生只有一次的承諾，小盧說，他要帶我去買所有女生的夢想，水藍色紙盒和白色緞帶的夢想，而且要帶我去全世界最高最高的那一棟大樓裡買，享受店員繞著我們殷切的提點關懷，端上精緻的茶水點心，享受被服務、被諂媚、被央求、被說服的微小虛榮感，每一天，都是我們在服務客戶，汽車業務員，倒不如說是無償的丑角，服務、諂媚、央求、說服，小盧說，這次我們要從這些動詞的主體變成客體。

其實我沒有聽過什麼「所有女生的夢想」，全身飄飄然，迫不及待的查了關於這個夢想的資料，我跟小盧說，這個夢想不是水藍色的，它有個好奇怪的說法，叫做「知更鳥淡藍」，還有101已經不是世界最高樓了，世界最高樓的排名以年復一年的

速度變換，有錢的國家和企業爭相著炫富擺闊，小盧說，哎就是個夢想，我想送給妳的。於是我們第一次搭上高鐵，在台北最高的樓裡面，享受著珠寶業務員提供的尊榮服務，小盧在我的左手無名指套上一只銀色指環，解開米白色緞帶，從知更鳥淡藍的盒子裡拿出來的銀色指環。

爸，我要結婚了。你的出現，是因為收到這個消息嗎？上一次還有印象時，是六歲那一年，媽說你終於出現了，說你想看看我，你最後一次帶我在家裡附近走走，後來我們去吃麥當勞，你拿起一根薯條沾了一點點的番茄醬塞到我嘴裡，拿起餐巾紙擦擦我的嘴角，接著假裝不經意的開口：「恬，以後爸沒機會帶你來吃麥當勞了。」其實那時候我聽不懂，我以為是爸你覺得我長大了，要上學了，要學會自己來吃麥當勞，我也以為，麥當勞是父母給小孩最棒的獎勵，例如說「恬今天好乖，爸請你吃一包薯條」，過了幾個月爸再也沒有出現在這個家，我才聽媽說，爸你離開我們了，這次是徹徹底底的離開，像一根又酥又香的薯條一口一口被胃液溶解消失，消化成沉默與怨恨的排泄物，後來我也漸漸了解，原來爸給我吃麥當勞不是給我的獎勵，而是沒有時間好好愛我的愧疚與補償。

「毛料的材質最會吸味道，棉的、絲的、針織的也盡量避免，顏色要素雅；口罩可以帶兩層。結束後要先回辦公室，因為我們都相信，法院有正氣。」翻箱倒櫃想挑出一套往後相驗解剖的制服，不吸味道的塑膠衣都太過花俏，素雅的多半是棉絲針織毛，好不容易拼湊出套裝，看起來好正式、好哀淒，紮起馬尾，九點十分坐上車，向司機、書記官、法醫，和檢察官問好，公務車一路駛往板橋的殯儀館。

老師說，死者是一名通緝犯，死因雖然極有可能為病死，但不完全肯定，加上死前謊報身分，因此要解剖，確認死因和身分。

「要記得，死者就是證物，我們要將死者看成為我們解惑、釐清案情的證物，是來幫助我們的，不要想各種迷信的可能，將死者看成協助我們的證物，不要害怕。」一路上老師不停的叮嚀，為我們做心理建設。

聽過一個說法，人死後靈魂尚未離去，任何即使極其微小的觸碰，都會讓死者身體非常非常的痛，一路上我害怕的其實只是這個問題，害怕我們的接觸造成我們無法得知的痛苦，更不用說將死者的五臟六腑一刀一刀肢解的過程。

抵達之後一切就自然而然的開始了，來不及帶上口罩前，似乎聞到了同儕間公認最難以抹去的記憶，是「味道」，不過這次死者的狀況大致良好，板橋的硬體設施也是大台北最新最完善的，因此大致上都還能夠適應。看見死者的那一刻，頓時明瞭作為家屬的心情，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人可以伴屍生活，直到氣味令鄰居起疑為止，為什



麼在各種事故的現場有這麼多哭天搶地的怒吼與大悲，死者看起來好像只是睡著而已，只是躺在一個平凡的夢裡，好想將他喚醒，問他剛才究竟發生什麼事了？問他身體是否有不適？對於家屬而言，想要將過世的親人喚醒的想望應該更是百倍的痛楚了；想起剛寫完的車禍案件，老師說她親自去相驗，看過遺體，所以再看行車記錄器時，內心的感受很強烈，就這麼一秒鐘，碰，二十幾歲的生命碎裂成安眠的面容。

早晨的時間像一條解凍中的河流，一開始睡眠惺忪、模模糊糊，有點抗拒一分一秒越來越接近台北的旅途，像尚未破冰的河水只能涓滴，朝陽真正升起時，時間也終於破冰傾流而出，爸，轉眼火車就到站了，在台北車站地下三層的月台，好久不見的大城市，我迷失了方向，又或許，是迷失在對你是愛或者是恨，是願意相見或不如不見的迷惘與焦慮。

刑警說家屬來了，死者身前好像有一位女友，但女友害怕會被冠上窩藏人犯的罪名，所以不敢出面相認，今天來的是女兒，從南部坐高鐵趕上來，台北的天氣冷颼颼，女兒戴著一頂毛帽、穿一件羽絨外套，和一雙遮住小腿肚的咖啡色雪靴，匆匆趕進來一臉遲疑困惑，老師走上前向她自我介紹，請女兒看遺體確認是否是她的父親，接著告訴她，解剖的過程可以進來觀看，女兒搖搖頭說不必了，在外面等。

刀、電鋸、紗布、磅秤，和相機，是法醫解剖的幾樣工具，無論死者的狀況如何，解剖都必須從頭至尾全部走完，不能因為看起來沒有別的死因，就只解剖可能致死的部位，解剖的空間和曾經至機場參訪過的貨運倉儲一樣的冰冷，我們的勇氣只需要堅持半小時，但法醫卻是日復一日在凝結的、血腥的空氣中肢解人體，我想，法醫這項工作，無論比起醫治活人的醫師，或者為死者洗禮的送行者，想必都需要更堅定的信念才能夠決心投入，雖然老師說，遺體即證物，但我相信，即使是在法醫的眼中，每一張闔眼或者半闔的容貌，總有幾張面孔是無法抹去，總有幾種死因是難以釋懷，總有幾則故事是午夜夢迴時的潸然，想到這裡，肅然起敬。

爸，剛才檢察官請我確認死者身分，是否是我的父親，終於，在經過這麼多年以後，我又一次見到你，雖然我跟檢察官說是，是我父親，但其實我一點把握也沒有，上學下課風雨無阻的接送、假日時郊山的踏青公園的玩耍、許下三個願望熄滅蠟燭的生日蛋糕，和挽著我的手將我交給小盧的這一切想像，這是我心目中父親的樣貌，所以我其實沒有把握，沉睡中冰冷蒼白的你，是不是我的父親。

解剖大致告一個段落，法醫開始將失散的各個器官、血肉重新組合回原形，老師則帶著我們到外頭的訊問室中，向女兒詢問一些問題。

「你知道你父親身前是否有患什麼疾病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父親身前有動過任何重大手術嗎？」

「不清楚。他很早以前就離開我們了，沒有住在一起，所以真的都不清楚。」

女兒十指交扣戰戰兢兢的倚在訊問的木桌前，專心聆聽回答老師的問題，眼神誠懇投入，希望能夠幫上一點忙，但父親與女兒之間長久的疏離，只能化為一句句不清楚、不知道，迴盪在這一段無法彌補的留白之間。

爸，解剖之後，檢察官問了我一些問題，每一個問題我都沒有答案，關於你的健康，我記得你常咳嗽，記得你曾經吸毒被抓過，記得你好像有高血壓，但那是我六歲時的記憶，關於你的手術，在我六歲的那一年應該是什麼也沒有，但你拋家棄子離去的原因，不就是為了躲債主、躲警察、躲大哥，躲過一切腥風血雨，我不知道在這些流亡的歲月裡，你是否曾經受傷、曾經接受過重大的治療。在這一個個問號，與一句句我不知道後，忽然你變得好陌生，我才發現，原來一直以來我心中的那一個父親，只是童年為自己編織的謊言，以及今日在陰陽兩隔的重逢時，不願面對謊言破滅的真實，或許我曾經不斷的期待、想像，有一天，你會推開家門，說「恬，爸回來了，爸再也不會離開你們了，來，這是爸從國外帶回來的禮物」，但終究我們的父女之情只剩下「我不清楚」，和「我不知道」。

「由於指紋和DNA鑑定報告尚未出來，所以今天還不能發交遺體，之後報告出來，再麻煩你上來辦手續，來，這邊筆錄簽完名就可以回去了。」

「呃，檢察官，我可以說句話嗎？」女兒怯怯的開口說。

「可不可以盡快處理，我們都希望快點回到正常的生活，每次上來都要向公司請假，非常的不方便。」

女兒的左手無名指上，有一只閃閃發亮的銀色戒環，幸福的光芒，想必就是這個女孩說想回歸的正常生活吧，看著她離去的背影，穿梭在殯儀館黑壓壓一片的套裝人羣之間，她的脖頸上繫著一條米白色絲巾，醒目的米白如羽翅，在抑鬱低沉的送葬曲目之間，隨風旋轉、飛舞。

春暖花開的時節：家事庭妻子的眼淚，以及另一只褪下的銀色指環

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、富裕或貧窮、健康或疾病、快樂或憂愁，我將永遠愛著你、珍惜你，對你忠實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


法官說，如果下一次庭期前，提不出這幾筆匯款的去向和用途，依法可能會有不利的效果，意思是說，無論這筆錢當初是用來做什麼，法官都會認定，這位先生是因為不想讓太太離婚時拿到太多財產，才把錢匯出戶頭。

先生的律師自信滿滿的允諾，再三個星期就可以完成這項任務陳報給法院，先生則不發一語，從進來法庭開始，甚至可以說是從兩年前的訴訟開始，他都是這副無所謂的表情，自他視線右前方射來一道惡狠狠的眼神，像滾滾而來的流沙熱浪，太太憤怒的情緒則始終在法庭裡沸騰著，法庭裡每一個人的理性，幾乎都要在這股熱氣中蒸發殆盡。

那一刻，我透透徹徹的明瞭，愛的反面的確不是恨，而是冷漠。此刻，先生成了法庭裡最無欲無求的聖者，你要錢，我無所謂，你嫌不夠，我無所謂，你想清查到底，我都無所謂，法官也曾經問過先生：「既然沒有了愛情、放棄了婚姻，你願意為了『自由』，付出多少？」，而答案已經在他平靜無痕的面容上展露無遺。

開完審查庭，不敢開車；走過少年庭，不敢生孩子；來到家事庭，不敢結婚。這是小學官三個似是而非的簡潔心得。

法官交待完接下來該做的事、該給法院的東西後，仍然不放棄長達一年、徒勞無功的一勸再勸。

「你們下午如果有空，可以來見習一下，下午有一對，清查財產清查五年了，我想，那應該就是你們兩個未來五年可以預見的人生，在憤怒中度過，在沒有自由當中度過，這是你們想要的人生嗎？彼此殺紅了眼，無法重新開始的人生。」

「我就是要讓他無法重新開始。」太太嘴裡咕噥了一句，沒有明白地說出口，我們假裝沒聽見，但充滿恨意的話語早已像含在嘴裡的劇毒，一滴一滴滿溢地自嘴角滾落在大家心底。

「下一次庭期二月十三號，情人節前夕，真的好好想一想吧，我預計在三四月結案，希望能讓你們在春暖花開的時節開啟新的人生。」法官闔起手中的卷宗，低頭請通譯去傳下一對夫妻進場。

春暖花開的時節啊，我居然也走到了「一天一求婚，一星期一婚禮」的年紀，上班所見與下班所聞是截然不同的兩樣情。

「呵呵呵我無所謂啊，問題一直都是她。」先生舉起右手伸出食指，漫不經心的指了一下太太，發出輕蔑的笑聲，蜷曲的無名指已脫去代表誓言的束縛，然而指環多年來神聖又沉重的禁錮，仍然在先生的指背上留下一道清晰可見的痕跡，在法庭燈光照射之下，戒痕更顯得慘白淒涼，即使拿除曾經在神的面前交換的承諾，迴盪在教堂廊柱間的字句仍舊像這無法抹去的戒痕，形影不離的圍繞著兩人的一生。

最後一個故事：來自行政訴訟庭，關於副主廚的生涯規畫

集團旗下 驗出瘦肉精 菲力22店下架

2013年10月29日

【蘋果日報：地方中心、生活中心／桃園報導】美國牛肉又被檢出瘦肉精！這次中標的是集團旗下的「美國菲力牛肉」，被驗出完全不得檢出、比萊克多巴胺還毒的齊帕特羅，衛生局已令全國22家分店同步下架該款牛肉。集團表示，10月18日已全面退還進口廠商，未來將加強自我檢測。

桃園縣政府衛生局昨公布集團旗下餐廳販售的美國菲力牛肉，驗出含瘦肉精齊帕特羅（Zilpaterol）0.5ppb（parts per billion，十億分之一濃度，相當於200公斤肉含有0.1毫克）。

逾百公斤已下肚

目前業者回收203.4公斤，有100多公斤被吃下肚；另經追查，該款牛肉是由某某股份有限公司進口，全案已移送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裁處。集團表示，今後進口肉品將嚴格要求廠商提出海關、進口商檢驗證明，集團也會加強自我檢測，為消費者安全把關。

衛生局的稽查人員許小姐以證人身分到庭，已經第三次了。當時，許小姐到店裡稽查，在表格上填載了「牛肉」，進口的日期先是填寫了一欄101年2月11日，不知道為什麼又被劃掉，改成103年3月17日，表格的字跡歪歪斜斜，想必稽查當時是擁擠的一群人鬧哄哄的杵在廚房裡，肉塊從冷凍庫裡取出，空氣飄散著生肉的腥味，混雜著即將上菜的熟肉香，主廚們吆喝著、服務生忙裡忙出，一邊接受稽查、一邊不忘伶俐的衝高本日營收，不知誰的手還沾著一點油脂，匆匆忙忙的填下這一欄文字；許小姐說她記的不是很清楚，但大致是這樣，這一塊牛肉的批號和日期，都是依店家提供的證明和陳述一一記下的，至於日期為何經過修改，也是因為當時記載錯了，劃掉再重寫，而批號經過海關查證出來的結果，並不是原物料進口公司提供給店家的肉品，為什麼？許小姐說不上來，緊張的澄清：「當時都是依照店家提供的資料填載的」，如此而已。

許小姐的記憶雖然有些遺漏，但描述稽查過程大致上合理清晰，也嗅不到與店家勾串的味道，不過，如果稽查人員真的想放水，恐怕也不會有這一塊牛肉的爭執了，名店帶來名氣，名氣成了樹大招風，那一家衛生局不想光榮的登上新聞版面，獲得人民的盛讚、上級的勳章。



既然稽查人員說不清楚，法官決定，讓在現場提供檢驗肉品的副主廚來回憶當時的稽查情形。阿傑³，三十歲、英語系畢業，證人。「英語系畢業？那麼你認的出來牛肉的部位嗎？」法官有些詫異地說，「認得出來，公司都有訓練過的。」

說到拿手的烹飪，阿傑精神抖擻，滿臉期待的想和法官分享他在廚房裡的一片天地。

其實法官臉上這樣詫異的神情，阿傑不是第一次見到，大家都很驚訝知名集團旗下的副主廚，是英語系畢業。考大學那一年還懵懵懂懂，爸媽說，語言是基礎，如果有英文的底子，做什麼都容易成功，喜愛烹飪的阿傑聽從爸媽的建議，填選了英語系，烹飪是興趣，英語是專長，如果有語言能力的優勢，再走回喜愛的餐飲界，說不定還能夠出國深造呢，這是剛踏進大學校園裡的阿傑最大的盼望。

烹飪的興趣都是跟著奶奶培養出來的，阿傑的記憶中，奶奶會在村子口蒸一尾新鮮肥美的馬頭魚，奶奶沒有什麼獨門秘方，只是挑選最新鮮的當日食材、最簡單的醬油、蔥薑，和破布子，但打開蒸爐的那一瞬間，霧茫茫的蒸氣飄散如棉花糖的糖絲在空中跳舞，村子裡彷彿吹過一陣純淨的海風，微鹹的、海味的，鮮甜的海風，阿傑躺在屋廊的長椅上聞著這一股香氣，學到關於烹飪最重要的第一步，是「真材實料」，有最好的食材，不需過度調味、人工的修飾，海裡來的會為你帶來海風的呢喃，山林裡馳騁的，會為你帶來林隙間強韌健美的生命力。

「你還記得那一次衛生局來抽驗的情形嗎？」法官問。

「衛生局是來做餐廳廚房衛生管裡的抽查，我帶他們在廚房裡稽查，結束後，許小姐說，他們還要幫另外一個食品檢驗的小組帶一塊牛肉回去抽查，我到冷凍庫拿了一塊澳洲牛，許小姐說，有沒有美國牛，他們要抽查美國牛。」

「所以你又回冷凍庫拿出美國牛嗎？」

齊帕特羅（Zilpaterol）是一種交感神經刺激劑，屬動物治療用藥物，不會使用在人體身上，若使用過量而殘留在肉類食品，民眾食用之後，可能引起氣管擴張、心跳加速像冠心病般，也會心悸，甚至引發手部等肢體顫抖情形。

阿傑記得在學校上的那一門食品安全課程，教授是個食品安全戰將，總是憤慨的指責市面大廠欺瞞消費者的惡行，分析每一樣所謂的美食似乎都有不可吃的原因，還記得學期結束時，阿傑和朋友們長達一個月都不敢碰外食，總是一起回宿舍自己煮來吃。

齊帕特羅，其實就是俗稱的瘦肉精，將瘦肉精添加於動物飼料中長期食用，可以

3 取名借自法國美食喜劇《王牌大主廚》（法文：Comme Un Chef），於2012年由丹尼爾·柯恩執導，知名法國演員尚·雷諾等主演。

增加動物的瘦肉量、減少飼料使用，並且使肉品提早上市，是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方法，但是瘦肉精根本不該被使用，臺灣的牛肉禁用瘦肉精，但美國的牛肉允許一定計量的殘留。

「許小姐說，他們是要抽美國牛是否含有瘦肉精，所以要一塊美國牛，我回冷凍庫換一塊美國牛出來。」阿傑說。

「你知道抽查的這一塊美國牛是哪一家公司提供的嗎？」法官問。

「知道。就是這一家。」阿傑毫不猶豫的回答。

「為什麼你可以這麼肯定呢？」法官問。

「我們那時候正在推一道新的厚切牛菜色，只跟這一家廠商進口美國牛，是菲力。」

「菲力和沙朗有什麼不同？」

阿傑覺得好有趣，上了法庭才知道，原來法官辦案是這個樣子，不懂的就問，跟證人學，跟原告學，跟被告學，所以法官自己必須具備的專業，就是有能力判斷證人、原告，或被告教他的事情，與法律的關係是什麼嗎？

「菲力是腰內肉，是牛肉中最鮮嫩的部位，瘦肉較多，油脂含量低，但由於此部位很少運動到，所以肉質很嫩，一般燒烤菲力牛排時，都會切得比較厚，所以我們進口菲力來作我們預計推出的厚切新產品；至於沙朗呢，它是牛肋脊肉，在肋排之下的部位，沿著脊骨所附著的肉塊，這個部位也很少運動到，所以肉質一樣很柔軟，細嫩度僅次於菲力，但是脂肪量比菲力更高，吃起來比較不乾澀。」

阿傑滔滔不絕的告訴法官，菲力和沙朗的不同，但是他知道，一時半刻法官是記不起來這些的，好在法官有書記官，劈哩啪啦的像學生在課堂上抄寫筆記一樣，把阿傑說的每一件事都記下來。

「你剛才說，那天切下來的牛肉，面積大約是一個拳頭的面積大小，可是怎麼會這麼小呢？平常夜市裡賣的，不是都很大？」

聽阿傑說著，法官也不自覺得投入在這一堂牛肉教學之中，問起了不知道與本案相不相關，卻倒像是播報健康議題的電視節目中，主持人會問專家來賓的問題。

「哎呀，那個是被打了又打，才打成那麼大啦！」看著法官先前層層皺摺揪在眉間的表情，逐漸解除戒備，問話的語氣和關掉空調的法庭一樣，慢慢地溫暖回升，阿傑回答完這個問題後，嘴角不禁也雀躍地彎起微小幅度的笑，「真有趣，我居然變成法官的老師了！」阿傑心想。

令阿傑驚訝的是，他的回答，竟然讓法官、被告律師，和衛生局人員都一起笑



了，一分錢一分貨，有品牌的集團雖然誤中了瘦肉精的陷阱，但基本上卻也不是夜市的食材能夠匹敵，一百五十元的超大牛排和五六百元的厚切菲力，在消費者的心目中應該要有不同的價值。

其實當初阿傑選擇進到大品牌旗下工作，也是為了這樣的信賴，這幾年台灣的餐飲業蓬勃發展，畢業後不少同學合夥開了餐廳或咖啡店，阿傑也想過這一條路，他也嚮往淡色木頭上，一圈圈的年輪拼組成的木桌木椅，到東京曼谷批購整箱精巧可愛的動物玩偶，排排隊站在廚房與用餐區的隔間頂端，一束小雛菊，或者薰衣草，隨性的斜躺在紅白格子相間的麻質布料上，放進白色雕花鐵架的花籃裡，一間女孩喜愛的餐館或咖啡館，一間可以讓女友哼著輕輕柔柔的自創曲，為客人端上一杯黑糖拉花重烘培拿鐵的棲身處。

但阿傑想做的不只這樣，除了烹飪，他也想學會管理層面的事務，一間初生之犢的餐館除了自我摸索，並無法有系統的學習到餐飲管理，因此他追隨另一批嚮往進入大企業的畢業生，成為集團旗下的一名員工，在經歷過見習廚助，和廚藝助理的三廚之後，阿傑報名了副主廚的甄試，過關斬將完成筆試、口試、刀工技法，和創意料理評比，終於晉升為副主廚，那一年，阿傑才二十八歲。

「大律師，你那邊有幾張牛肉的照片嗎？」法官問。

律師找到卷內的幾張稽查當時拍攝的冷凍牛肉照片，遞給法官，法官一一將照片上的標註摺起來，另外拿了一張空白紙，請通譯交給阿傑，對阿傑說：「來，你看看，這幾塊牛肉，你分辨得出來是什麼部位嗎？」

有這麼一瞬間，阿傑以為他是來參加副主廚的甄選，他記得當年的筆試題目中，也有一樣的問題，只是種類更多，除了牛，還有雞豬魚鴨，除了填寫部位，還要回答肉質特性，以及適合烹煮的料理。

三分鐘後，阿傑迅速地交卷了，法官微笑著說：「你寫的都對！」

不過，阿傑知道，這一次除了證人的車馬費，他不會得到什麼職位的晉升，而他正確的回答，則可能使他公司的原料進口商無法脫罪。

曾幾何時，食材的部位、食物的烹煮，竟成了法庭上四面八方關注的焦點，不再只是掌廚者在廚房裡，自信滿滿恣意揮灑的作品，或者饕客在餐桌上，津津有味品頭論足的藝術，曾幾何時，再大的品牌都一一淪陷，一波又一波的食安風暴之中，企業經營者的良心與消費者的信心與日俱崩，步出法庭後，阿傑內心竟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有了全然不同的體會，長達三個小時的開庭，為的不過是一塊巴掌大的牛肉啊。

「嗯，真想回去看奶奶，吃一尾奶奶的破布子蒸馬頭魚」，阿傑心想。